

## 青瓜记

■ 何小雯

对于女儿不吃青瓜这个事儿,我总难以释怀。明明它们形状喜人,颜色诱人,味道惹人,那么百搭,那么丰盛,怎么就引不动孩子垂涎起筷呢?天知道,少时的我对长长青瓜多么情有独钟。

夏日清晨,我这条小尾巴总是腻着母亲,来回在桥底下、田垌里那几畦菜地瞎转悠。菜地一派繁荣,茄子、豆角、南瓜、番茄、青瓜……叶绿,瓜肥,露珠睡在上面,晶莹,湿润,鲜亮。青瓜最招人爱,碧绿的,翠青的,青里泛黄的,黄中透白的,大小棒槌般吊着垂着,挨着挤着,光是看着就心生欢喜。我有时看着馋了,偷偷背着母亲摘下心仪的一根,顾不上它们遍布小小刺角的外皮,胡乱在衣袖、衣摆处象征性擦两下,咔嚓一声将其掰两段,咬一口,脆生生,汁水四溅,鲜、甜霸道撞击味蕾,让人幸福感满满。

每年,母亲种瓜,我装模作样帮忙,翻翻土,浇浇水,心里暗暗焦急,种子都没发芽呢,果子啥时候才能吊棚啊。好不容易盼着它伸出幼苗,嫩嫩绿绿的充满新生命力,像婴儿般朝气蓬勃。

青瓜茎蔓独立生长二十来天后,呈匍匐易倒状,须外力牵引,此时得及时插竹,搭架,引蔓上架。之后,青瓜像是有了脊梁,瞬间便放肆了起来,化作灵活的猴子,一路缠绕,攀爬,拉伸,转眼就占据了竹枝,架子,并炫耀般开出黄色的花,肥美娇嫩地张扬于绿叶之间,将整块菜地都映衬得明媚了起来。青瓜花开,我就更忙碌了,一天天去瞧着,想亲眼看看它如何挂出瓜来。青瓜偏也是好玩心性,不遂我愿,果实凭空冒出来般,左吊一根,右垂两条,短短的,细细的,青青的,戴着一朵收敛许多的黄花,风吹过,上蹿下跳,左摇右摆,热闹欢喜的模样。

母亲看我喜欢,便在房前屋后空地,都种上几株青瓜。近水楼台的缘故吧,它们被照料得极好,个子蹭蹭往上长,有的甚至搭上了电线,龙眼树梢,像是忘

记自己是个瓜一样,向上再向上,想要去到天空那,看看云,看看鸟,看看与地面不一样的世界。我问母亲,那些青瓜长那么高怎么摘下来?母亲笑笑,眼神深邃宠溺,像是透过青瓜看着谁一样,让它们去吧,能长多高便长去吧,摘不下来就让它一直吊着,装饰天空也挺好的,谁说每条瓜都只能是被吃进肚子的命运呢。

青瓜百搭,再借母亲的巧手,成就了餐桌上的霸主地位。煮汤,清炒,做酿,凉拌……夏日里来道凉拌,那是顶好的,谁也不能拒绝热得腻歪犯晕的肠胃对一份酸溜鲜甜,爽脆可口的凉拌青瓜的渴望。母亲最能拿捏我的肠胃,常在我渴望的念头刚冒出来的时候,她就端上了备好的凉拌:青瓜条、白蒜末、小红椒、黑木耳、绿香菜,陈醋、酱油、香油、白糖、麻油,大杂烩一样热闹拥挤在一起,渐渐滋生惹味生津的味道。我和哥哥筷子动,嘴不停,嘻嘻闹闹,吵吵嚷嚷,把守在桌后候食的猫儿狗儿都吓跑了,剩下笑眯眯的母亲看着我们。

我个人觉得,青瓜的最高级吃法当属腌白糖了。青瓜去皮,再削成薄如蝉翼的片状,放玻璃罐里,撒上白糖,如翡翠绸上落了雪。白糖与青瓜慢慢相融,玻璃罐里的汁水渐渐多了起来,淹没了青瓜片,再候上些许光阴,甜脆爽口的瓜片就出炉了。那罐里的汁水被我当糖水,兑热水喝了去,淡淡青的糖水,甜滋滋的,带着青瓜清鲜的味儿,比如今五颜六色的饮料要好喝多了去。可当时白糖是个紧俏货,家里常常有缺。母亲为了保障我们吃糖腌瓜的福利,少不了和乡里邻居有不等价交易,以高于原价的物品去兑换他们手里的白糖,并且是笑嘻嘻地感谢。

母亲老了,身体大不如前,操劳的活都能减尽减,青瓜也被减了去,土壤里大多是肆无忌惮的野草闲花的天地了。而现在被我摆上餐桌的青瓜,皆是市场上购买的,或许,女儿不爱吃青瓜这事,是情有可原的。

## 想你(外一章)

■ 杨叶林

你在天涯。  
天涯是你。  
秋叶,片片飞舞。唯有一片小小的叶子,伫立相思的枝头。一行大雁飞过。我仰首询问——你的清纯,是否一如往昔?你的笑容,是否一如往昔?  
想你的时候,云也轻轻,风也轻轻。

站在石径小路,虽看不见你亮丽的倩影,却听见你呼唤我温柔的呢喃。

想你的时候,无涯亦无岸。你是天边漂泊的一朵云,我是故土的一棵常青树。每一个黎明,每一个黄昏,我都轻轻合拢十指,默默祈祷。

想你的时候,我用相思架起一座彩虹,点燃那片亮丽的云彩。

## 守望

倚在那扇残旧的木门,凝望那轮红红的太阳升起又降落。风景依旧是风景,故事依旧是故事。

这里的风很柔很柔,却总搅乱理不清的思绪。这里的雨很细很细,却总淋湿发黄的记忆。

想你的时候,我把梦托给那群远行的飞燕。

独守无星的月夜,我的心空,不会挂满串串忧伤。

我知道自己的灵魂骗不了真实的梦。但我永远不会让沙漠淹没我心中的太阳。

倾听日子匆匆而过,我唯有写下一首首读不完品不尽的小诗。



丝瀑

■ 周文静

## 清溪河畔变化多

■ 陈春燕

橘乡北部山区有一个小山村,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,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,我们的村子天天在变化,变得新,变得奇,变得越来越美丽。村子东边的那条无名小溪(暂且把它命名为清溪)见证着我们村子的变迁。

四面环山的村子东边,有一座古庙,庙门前有三棵虬枝疏叶的老龙眼树,有两丛青翠茂密的竹林,竹林之间,有几口泉眼,日夜汩汩地冒出清冽甘甜的泉水,形成了清溪河。它像个温婉的姑娘,穿过一片沼泽地,向下游的稻田蜿蜒流去,默默地滋润着两岸的庄稼。听村里的老人讲,在过去,这清溪的源头就是乡亲们的纯天然水井,村里家家户户都从这儿挑水喝,清溪就是我们村的母亲河。河边有一大片沼泽地,水草丰美。溪流很浅,溪水很清,一年四季长流不断,岸边有野花常开,野草摇曳,水里有碧绿柔美的水草,有成群嬉戏的鱼虾,张牙舞爪的河蟹,鸭子在溪水里欢快地浮游,青蛙在河岸呱呱地欢叫。夏天,在清凉的溪水中随手就能摸到大桶肥美的河蚬河蚌。妇女们爱到清溪边洗菜淘米洗衣服,孩子们爱到溪边洗澡摸鱼打水仗,水牛干活回来,也喜欢跳进溪水里泡泡身子,洗掉一天的疲劳。那时候的清溪,就像一个不施粉黛的朴实的姑娘,亲切自然,浑身散发着生命力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,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,村子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。生活条件渐渐好了,家家户户各自打了井,那个纯天然的公用水井渐渐被废弃了。淤泥和垃圾将泉眼堵塞了,河水开始变少,变黑,变脏,变臭……清溪就像一个生了病的老人,几乎无人问津。它越来

越寂寞,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彩。

这几年来,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,乡亲们逐渐意识到,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在上级的扶持下,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,乡亲们出钱出力,开始了整治清溪河的行动:疏泉眼,清垃圾,挖淤泥,造围栏,修步道,搭栈道,铺彩砖,栽莲藕,种花草。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,清溪河畔的一个湿地公园、小广场初见雏形。

如今,清溪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,又成了乡亲们最爱的地方。早晨,雾气还未散去,三三两两的人群在溪边、木栈道中悠闲地散步,孩子们跟在后面嬉闹;中午,三五成群的大叔大伯来这里休闲,他们围坐在广场旁边的凉亭里下棋,打扑克,谈天说地。晚上,广场上的太阳能灯次第亮起,婶婶大妈们陆续来到广场上,他们搬来了音响,随着动感的音乐翩翩起舞。晚风吹来,送来阵阵橘红花浓郁的香味,令人沉醉。体育锻炼区,种田种了一辈子的大爷大伯们早晚坚持来这里,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,现在的社会好,要锻炼身体,好多享受共产党带来的福。是的,在清溪,两岸有滚滚的绿浪,有淙淙的流水,有人们为创造幸福生活而劳动的和谐生动画面。如今,村边的古庙不变,古树依旧,远处的青山不老,绿水长流,清溪河越来越年轻。守护着家乡,在家乡的这片青山绿水间,清溪河畔的人家生活越过越有奔头……

现在,每到周末回家,我总会到清溪边去走一走,看一看。清溪,是家乡橘州万千河流的毛细血管。从一个普通的村庄,一条清溪的变化里,我仿佛看到了家乡大步迈进的矫健步伐,仿佛能听到了祖国强有力的心跳声。



归来

■ 周文静

## 一棵枯萎的树

■ 梁少波

一棵枯萎的树  
在寒风凛冽中  
耗尽最后一滴  
生命的汁液

从没有人考究  
其生命为什么会戛然而止  
更没有人怜悯  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 
经受的痛苦和挣扎

它曾经灿烂过  
花开花落的美丽  
也曾经涅槃过

冬枝吐蕊的生命力

虽然  
没有胡杨坚韧不拔的风骨  
却站成  
千年不倒的英姿

枯枝残叶  
向大地展示着  
不屈的灵魂  
风寒冷露里  
屹立成  
不朽的丰碑

快捷投稿  
扫码关注